賈子次詁

賈子卷弟十三　翼篇一

正定王耕心譔次

史記賈子列傳耕心按原題作屈原賈生列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㠯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弟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㠯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

㠯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
夫賈生㠯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
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艸具
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
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
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㠯爲賈生任公
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
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㠯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㠯壽不得長又㠯適去意

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㠯弔屈原其辭云云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旣㠯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㠯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㠯自廣其辭云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㠯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㠯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㠯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

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漢書賈子傳 耕心按原題作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㠯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弟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㠯爲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㠯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㠯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㠯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艸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

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
子議㠯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
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㠯誼爲長沙王太
傅誼既㠯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㠯弔屈原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
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㠯自
諭其辭云云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
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㠯適居長沙長沙卑溼
誼自傷悼㠯爲壽不得長迺爲賦㠯自廣其辭云云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吕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吕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吕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吕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吕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云云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云云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

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吕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吕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吕漢爲

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吕係
單于其術固吕疏矣誼吕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
爲不遇也凡所箸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箸
於傳云

賈子卷弟十三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弟十四　翼篇二

正定王耕心譔次

賈子年譜

敘曰同治九年秋讀江都汪中氏賈子年表竊㠯爲考訂精審足爲依據乃論次其說別箸年譜一通㠯備省覽越二年偶閱舊稾重事校讐復本史記風俗通義爲賈子軼事述二首本兩漢書爲賈子後嗣考一首皆㠯附年譜之後於是賈子外謫之故及其子孫之顯晦皆有所發明求賈子故實者得此乃無放失之悔因㠯詒知人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夫經世

之猷不朽之業賈子之外迹也篤兼善之志抱忠貞之節賈子之內心也經世之儒苟能通其內外之分則賈子之學箸焉矣今之所譜蓋亦賈子之外迹固不足尚然豪傑之士沿流㠯討源診外㠯及內者世豈無其人哉斯揖而俟之耳同治十一年夏五月

高帝七年　賈子生賈子名誼洛陽人列傳見史記

第八十四漢書第四十八

十二年　賈子六歲

孝惠帝元年　賈子七歲

七年　賈子十三歲

高后元年　賈子十四歲

五年　賈子十八歲㠯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六年　賈子十九歲

七年　賈子二十歲

八年　賈子二十一歲　是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孝文帝元年　賈子二十二歲召爲博士超遷太中大夫　是年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二年　賈子二十三歲爲長沙王傅度湘水爲賦㠯

弔屈原　是年帝親耕籍田賜天下田租之半

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汪氏曰按文三王之立本紀在二年傳在三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本紀在三年傳在四年紀據下詔之日傳據到國之日也

三年　賈子二十四歲　是年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　濟北王興居反　代王武徙爲淮陽王太原王參徙爲代王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四年　賈子二十五歲　是年絳侯周勃逮詣廷尉

詔獄卒復爵邑　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

五年　賈子二十六歲作鵩鳥賦　是年除盜鑄錢令

六年　賈子二十七歲徵拜梁懷王太傅　上疏諫使民放鑄　是年梁懷王入朝

七年　賈子二十八歲

八年　賈子二十九歲上疏諫接王淮南諸子　是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

九年　賈子三十歲

十年　賈子三十一歲

十一年　賈子三十二歲　是年六月梁懷王入朝

墜馬死

十二年　賈子三十三歲卒　是年徙淮陽王武爲

梁王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汪氏曰按本傳云梁王勝墜馬死誼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㠯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文帝初立㠯吳公爲廷尉吳公薦誼爲博士是年生年二十二故傳云年二十餘也經典序錄云左氏傳陽武張蒼授洛陽賈誼據百

官公卿表張蒼於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爲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卽位賈生受學於蒼必在其時矣傳云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其賦曰單閼之歲按史記厤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昰爲昭陽單閼賈生㠯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昰適得三年傳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爲梁懷王太傅則當爲六年事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㠯後皆在梁其陳政事及諫王淮南王諸子並當此時哀帝紀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

中尉皆國二千石懷王朝則賈生當從至京師王甍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賈生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㠯故二千石留長安也

又新書序曰新書五十八篇漢梁太傅洛陽賈誼撰今亡一篇校本傳自凡人之知至胡不引殷周秦事目觀之也四百三十四字書無其文據㠯補之問孝禮容語上二篇有錄亡書埶文志但云賈誼稱新書者劉向校錄所加荀卿子稱荀卿新書見於楊倞之序是其證也過秦三篇本書題下無論字陳涉項籍傳論引此應劭注云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

論吳志闞澤傳始目爲論左思昭明太子竝沿其文誤也自數盛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鼂錯傳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爲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其文而分載之本傳食貨志爾其指事類情優游詳悒或不及本書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也三古之遺緒託吕傳焉容經吕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舊本編錄無次弟今略吕意屬之定爲六卷題下有事埶有連語有雜事與管子書同例今亦仍之別爲年表一

篇俾覽者詳焉經典序錄所犮本劉向別錄其序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立君舉必書㠯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其書述左氏事止禮容篇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言宋昭公出亡而復位號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言子胥何籠

而自投於江論誠篇言楚昭王曰當房之德復國皆不合左氏審微篇言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救孫桓子春秋篇言衛懿公喜鶴而亡其國先醒篇言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異同其時經之授受不箸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雜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枚舉取足曰明教而已禮篇君道篇說詩騶虞貍首靈臺皇矣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故秦時老師大儒猶有存者師友所承不可盡知使得是千百說而通之豈復有末師之陋哉於乎漢世慕尚經術史

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之師僅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既歿六蓺之學其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稱先王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班氏敘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其經國體遠既明列其功而不詳其學之所本是㠯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表秦穆用之遂霸西戎而中行說亦㠯戒匈奴則既有徵矣謂之爲疏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世司馬遷劉向著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保傅傳則當時㠯教胄子傅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戴德采之禮

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升尊爲經而是書傳習蓋寡道之行廢豈命也歟藝文志賦七篇今見弔屈原惜誓服賦旱雲賦簴賦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可謂多材矣錄而附之亦成相賦篇意也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江都汪中述

賈子軼事述

史記日者列傳曰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㠯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

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㠯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

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

髮童子㖒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㠯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㠯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𤕤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㠯埶相導㠯利比周賓正㠯求尊譽㠯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㠯官爲威㠯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

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㠯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賓㠯無爲有㠯少爲多㠯求便埶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㠯爲高賢才虖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虖蘭芷芎藭棗

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
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
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
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
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
句踐放文王八卦㠯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
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
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㠯饗忠臣㠯事其上孝
子㠯養其親慈父㠯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㠯義置

數十百錢病者或㠯愈且死或㠯生患或㠯免事或㠯成嫁子娶婦或㠯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㠯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虖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㠯海爲池日中必移

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虖公見夫談士辯人虖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㠯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㠯恐喜人主之志㠯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敎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㠯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㠯辟衆自匿㠯辟倫微見德順㠯除羣害㠯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

求尊髯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虖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虖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埶高益危居赫赫之埶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

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風俗通義正失篇中壘校尉劉向對孝成帝曰太中大夫鄧通㠯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儗於至親賜㠯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㠯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

迺爲人數廷議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度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吕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

賈子後嗣考

洛陽賈氏始著於梁太傅厥後子孫能世纘其業故兩漢之際史不絕書下逮唐宋賈氏復顯於西北諸郡而眞定尤盛考其淵源亦多太傅之苗裔然年祀旣遠緐世難明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雖敘述稍詳仍多疏舛亦不煩稱引今惟取班范兩書所紀緐世彰著者次於篇學者亦可吕知其概矣謹按前世大儒

之子孫莫盛於荀子而賈子次之軒冕之外名德輩出故尤非他族所及云蓋二子之學正誼明道悉秉至誠所坐言者皆足收起行之效準㠯聖門四科均無愧色即在闕里亦未必遽後諸賢乃皆見抑當時負謗後進取章甫㠯爲履識者恫焉及稽其後嗣之隆替則絫世相承皆有㠯自見其寖微之學近世通儒亦頗有推闡其說者平陂往復之際殆猶有所謂天道者邪烏虖豈偶然哉賈嘉者賈子之孫也孝武帝立慕賈子之爲人舉其孫二人皆至郡守嘉通尙書尤㠯好學著賈子之世賴㠯不墜至孝昭時列爲

九卿其一人名不傳見史記漢書賈子傳及儒林列
傳賈捐之字君房賈子之曾孫也元帝初上書言得
失召待詔金馬門當是時帝㠯珠厓數反與有司議
大發軍捐之建議㠯為不當擊帝使詰之捐之㠯書
對其言深切帝從之珠厓由是罷捐之因數得召見
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而捐之數短顯㠯故
不得官進見亦寖疏長安令楊興者與捐之交善因
共議更相薦譽㠯希進用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
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
捐之乃與興共為薦顯奏又共為薦興奏石顯聞而

陷之由是獲罪竟坐誅捐之雖以躁進敗而下筆言語妙天下文辭之美有足稱者見漢書本傳賈光賈子之六世孫也爲常山太守孝宣帝時始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平陵賈徽賈子之八世孫光之孫也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著左氏條例二十一篇以經術名當世賈逵字景伯賈子之九世孫徽之子也顯宗時以應敕獻神雀頌拜爲郎和帝永元三年稍遷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雖

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箸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方爲郎時與班固幷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及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箸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

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君
父公羊多任權變其相殊絶固㠯甚遠而寃抑積久
莫肯分明其言博辨有鑒裁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
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
敎㠯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
賜㠯校書例多特㠯錢二十萬使頴陽侯馬防與之
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
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
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

并作周官解故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諸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時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并蒙優禮逵所箸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與鄭玄竝稱通儒號賈鄭之學然逵不修小節當世亦㠯此頗譏焉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二子二皆爲太子舍人名不傳光㠯下皆見後漢書賈逵列傳

蔭祜曰賈子之見疏太史公㠯爲阸於絳灌之屬然
并次其傳於屈原之後其怡亦頗有不可曉者及劉
子政之說見録於風俗通義乃知賈子之不能安其
位實有若上官靳尙者媒蘖於內其邂逅之奇蓋無
一事不與屈原同則太史公論箸之義非無微意於
其閒矣夫賈子㠯見疏之故遂不能盡抒所蘊此非
賈子之不幸特漢室之不幸爾議者苟知賈子之黜
非其區區一人之不幸然後知尙論之君子於此所
㠯悽愴傷心者決非無說㠯自處然此豈志在詭遇
之徒所及料哉班孟堅爲賈子傳旣備載其經世諸

文復述七國淮南之禍於本傳之末乃庶幾無負賈
子而太史公尤深遠矣
跋曰先師鞠龕先生箸賈子年譜一卷抉擇幽微能
補汪容甫氏所未及公子穆存太守出㠯見視恩浩
因別錄副本用規傳布先生遺文多燼於兵火穆存
蒐羅放失惟軼詩若干篇及此書僅存幸邪悲邪恩
浩少沐先生賞異今垂老無成所㠯報吾師者惟仍
在區區文字之末亦可慨已先生諱蔭祜字子受自
號鞠龕姓太原王氏初授訓導終兩淮鹽運使司經
厤卒年五十有二光緒二十七年秋七月門下士天

津郭恩浩謹譔

賈子卷弟十四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弟十五　類篇三

正定王耕心𫝊次

緒記上

李氏賈子敘曰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序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艸及他篇僢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

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修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譌之士夫者又廦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

卷其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黃氏新書敘曰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灑灑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虖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虖天人精微之藴窮虖厤代治亂之故洞虖萬物榮悴之情完虖禮樂刑政之端貫通虖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虖其奇偉悠悠虖其深長鑿鑿虖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呂莅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為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莅過長

沙作賦㠯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畧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稗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㠯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艸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淯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

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閒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覩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於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九月賜進士出

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
盧氏校定新書敘曰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
賈子曰董子皆邑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
世多有顧其善本絶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讐賴友
朋之助先邑賈子開雕旣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
書蓺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
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惟載上下兩篇又禮
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䙡漢志所載
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
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

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吕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諠本傳於弟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諠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倶到致不可讀惟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

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舉矣在生豈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虖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謚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即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

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
里之抱經堂
胡氏新書跋曰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
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曰忠憤賈誼曰適徙見之文
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渾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
誠堅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渾事乃取
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
誼所箸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
皆椎輪於斯也葢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

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

益廣梁地餋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

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

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

流率多新書所艸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

也然則長沙吕是書行其不安虖葢非特足吕修墜

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迻方

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譌舛姑存之吕俟是正湻熙

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敎授南昌胡

价謹題

慈谿黃震曰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㠯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㠯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㠯兵勝㠯誼奇才得爲典屬國㠯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埶須漸弱未可㠯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埶者也然要其本說㠯道爲虛㠯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㠯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

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㠯爲鑿靈沼得之此㠯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於事情則此事爲近之見黃氏日鈔 右賈子內篇敘跋

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詩賦家賈誼賦七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賈子十卷錄一卷又集部別集注梁有賈誼集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子錄儒家類賈子九卷又集錄別集類賈誼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子錄儒家類賈誼新書十卷又集錄

別集類賈誼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部雜家類賈誼新書十卷集部別集類無賈子集右正史賈子內篇及舊集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曰新書十卷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

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畧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顚倒其次序而加目標題殊瞀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稾耳中閒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注亦於過秦論下注

曰賈誼書弟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爲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係單于顏師古注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注引賈誼書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卽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餖飣至此其書不全眞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稾固未核其實陳氏

㠯爲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靑史之記具載胎敎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竝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㠯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㠯斷爛棄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曰新書十卷漢賈誼撰原本五十八篇今佚其三篇多取漢書誼本傳之文割裂章段顚倒次序而加㠯標題殊瞀亂無緒疑舊本殘缺好事者取本傳所載離析其文㠯

足五十八篇之數不可謂眞出誼手亦不可謂非出誼手也右四庫全書賈子內篇目錄

賈子卷弟十五竟

正定通惪王氏校栞版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正定王耕心饌次

緒記下

新饌定賈子凡例曰賈子書五十八篇見漢書蓺文志今仁和盧氏文弨校定本總五十六篇視漢志僅缺二篇尙不失爲完書惟其書自宗首數寍㠯後二十餘篇凡與漢書諸疏相涉之文皆敘次庬雜多所增竄或脊亂不可曉昔朱子㠯爲賈子之雜記稾正謂此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疑原書已多散佚後世取陳治安等疏離析其文㠯足漢書五十八篇之

數其說雖與朱子不同亦理所宜有今考其文雖多增竄猶時存古文之舊閒值精確頗足正史漢諸家文字之疏禮教諸文尤多淵懿不容偏廢也竊惟賈子命世通才天秉忠貞且具不撓之節其爲學實能兼善該獨善其經世諸文既已師範百世尤當敘錄全文以補原書之缺乃傳世已久理董無人轉使舊本日晦若存若亡亦憾事也今別事撰次仍取舊書五十六爲內篇復備宋史漢諸家所紀五疏四賦諸文爲外篇又別輯列傳年譜內篇敘跋及新說之屬爲翼篇分別部居無使雜厠內篇失次諸文亦更

定新弟俾與諸疏之文章次相應賈子遺書由是悉統於一持此㠯饜學者所求或無憒焉是爲譔次例弟一舊書五十六篇原名賈子宋元後諸家刊本乃改名新書其義殊不可解考新書爲名大率㠯計出無慘不足奉爲典要如王荃王氏新書虞喜志林新書杜夷幽求新書亀錯亀氏新書之屬皆是也其名汎濫已甚於賈子無取今既總攬全文別爲篇次宜循諸子通例仍名賈子㠯紓謬妄之嫌新書之目當屛諸四裔不足論已是爲正名例弟二盧氏所校本剗除蕪穢厥功甚偉今勘定內篇輒據爲根柢復取

王謨校本十卷舅氏大興丁先生嘉瑋校議一卷德清俞氏樾平議二卷參𦣞新說悉加裁定所訂正者凡得六百三十七事外書九篇自史漢所錄諸文已多疏舛今亦徧考史漢文選古文苑賈子集及近世烏程嚴氏可均全漢文諸籍辨析是非所訂正者亦得百四十事內外篇總得七百七十七事外篇諸文向無定本紕謬實多今力事廓清意在折衷至當或有疏略則拾遺補缺仍當俟後世達人是爲正誤例弟三古文傳注皆與正文別行今諸經猶存單行疏本是也風俗偷薄此例遂不可復近世惟校勘之文

猶存舊式今取匡訂諸說統名校詁皆傅箸各卷之後用備考鏡別行之例雖不敢循姑使正文無斷續之敝亦一得也是爲校詁例弟四饌訂之義惟願具存賈子遺書不欲旁蒐僞託轉爲全書之玷楚辭惜誓一篇王叔師已云不知誰作或曰賈誼疑莫能明後世總集已無作家主名輒歸諸賈子如嚴氏全漢文所謂姑入賈集是也其文雖擒辭高朗不讓昔賢而篇首卽云余年老而日衰其非賈子遺文已不待辯或目爲代屈原爲辭九非事實屈原之衰健向無明文可考今乃妄稱衰老於義何居且賈子之忠誠

可質屋漏度湘賦雖頗寓遷謫之慨亦怨而不怒無
愧風人此文篇首已云衰老篇中復云壽冉冉而日
衰又云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又云遠濁世而自藏㠯
孝文之世爲亂爲濁後世猶無此言況在賈子若直
㠯此爲賈子所作何異誣罔先賢妄鑿渾沌朱子注
楚辭雖亦姑事因循要爲千慮之一失非後學所宜
附和今屏不復存亦徵實之義也是爲袪僞例弟五
漢書食貨志曰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
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云云於是上感誼言
始開籍田躬耕㠯勸百姓又曰孝文五年爲錢益多

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云云上不聽是時吳㠯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㠯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今按諫使民鑄錢疏乃陳治安大計疏六太息中之一節論積貯疏則別爲一篇更上於陳治安之後志文所紀皆非事實其說已詳見兩疏校詁下今復箸志文於此㠯備參考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作辭㠯諷諫連類㠯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弟二十四漢書敍傳曰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

是據建設藩屛㠯彊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弟十八今按賈子扶翼政教之文漢書所紀詳矣太史公㠯屈賈皆被遷謫必欲營合傳㠯寄慨故悉汲賈子經世諸文惟載兩賦上繼懷沙俾與屈氏文埶相稱㠯專規文字體裁幾使賈子命世之學不顯於後設非有班氏補傳世且不知賈子爲何如人矣太史公傳文辭雖工殊非史家正軌不足效也賈子之進退不在絳灌而在鄧通劉子政所紀詳矣先府君已箸其說於年譜之後茲不具論或疑其說爲不必然不知但求諸漢書已有二證至今猶可佐

子政之說賈子之諫放民鑄錢其論至精而孝文不聽其不聽者所㠯爲鄧通也賈子之復召孝文自㠯爲不能及而終不肯留仍出爲梁太傅其不留者非他亦所㠯爲鄧通也有是二證則子政之說憭然矣然此亦孝文不知賈子之賢材故倒置如此爾苟能眞知賈子身繫治安之得失必欲假㠯政教之任如齊桓之於管仲蜀漢之於諸葛君苻秦之於王猛雖有百鄧通絳灌何患焉足爲天下圖治安而必不肯爲此後世所㠯不能解也

寶應劉氏台拱曰陳治安疏行之二歲當作一十歲

今按內篇時變亦作二十歲惟史記商君傳作二十歲劉說蓋本此然賈子之意別有所在不得妄改也劉氏又曰治安疏與保傅傳本各爲一書班氏乃合爲一篇其說尤非陳治安疏綱舉目張義法井然保傅傳乃其羣目之一節文埶自有起訖烏得云班氏合二爲一哉史家載文惟有刪薙之法無代人饌文之例若合兩文爲一自作首尾是代人饌文矣有是理虖劉氏他說亦多未審惟此尤不可通不足辯也

重訂賈子內篇江都汪氏亦有此議而其書不傳其擬附楚辭惜誓亦非精審今所饌次雖㠯全備爲主

惜誓既非賈子之文自當屏棄不錄援僞㠯亂眞最爲典籍之害汪氏乃不解此何也

史記集解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今按固說是已其詳已見秦始皇本紀附記所謂小非不必非不足爲賈子重輕也

過秦乃賈子首篇次弟亦無乖剌惟文選題加論字史記附錄復倒其次敘嚴氏全漢文必據文選作論又不取賈子原文反㠯史記本爲正不知過秦名論

乃昭明之誤先儒所辯已詳史記附文亦後世所加注家亦嘗議及嚴氏所錄皆出偏見不足依據也

內篇諸文舊本有事埶連語雜事三部之名自過秦𠂤後至鑄錢皆曰事埶凡三十二篇自傅職𠂤後至道德說皆曰連語凡十八篇自大政上𠂤後至立後義皆曰雜事凡八篇悉注部目於篇題之下而亦時有不注者連語既屬部類之名保傅後復別有連語一篇其義例皆不可曉今既撰定全書內篇亦別爲新弟舊分部類皆在所不取姑存其名𠂤備考鏡連語一篇必有疏舛今亦無從更訂矣

賈子嘗受左氏春秋見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而內篇書無其說史記日者傳又謂賈子嘗詘於司馬季主而本傳無其說兩事殆出附會皆不足信蓋道義之學先天也術數之學後天也其高下相懸不可㠯道里計雖管郭之精猶不足當顏曾之一顧其他可知賈子何人輒㠯市隱爲卑污司馬季主何人乃挾所能㠯抗兼綜四科之通儒其非事實亦可知豈日者傳乃褚少孫所補非史公原文其說因與本傳抵捂不合歟嘗受左氏春秋且爲訓故亦疑劉歆之徒所傳西漢之初未必有是也

蘇子瞻謂賈子不能親絳灌以漸得政非篤論也彼賈子天下賢材之冠冕也以冠冕天下之材治兼善天下之學且已爲天子近臣乃責其不肯納交椎魯無識之絳灌以漸得政不已過哉或者賈子既爲近臣遂挾所能以傲執政以此不爲執政所助則亦不爲無過而賈子無是也當是時賈子既白所學於朝則用舍進退悉當聽諸天子於絳灌無與也漢文加能眞知賈子惟當君臣一德不恥下問孜孜求治磨以歲月不過三數年足建政教之防亦可銷身後無形之禍乃志在無爲且誤以因循頹惰爲無爲不論

得失不辨是非故外惑於絳灌內惑於鄧通遂使賈子所學無補於世投閒置散馴至於死爾此其過不但賈子不能任卽絳灌亦不能獨任蘇氏乃獨取吕病賈子何歟夫君子之進退消長遠則繫國祚之安危近亦關一時之治亂賈子之道不行卒成七國之禍漢家制度亦遂不能追三代之隆吕蘇氏之智乃無一語及此殆非能通天人之故者矣烏虖蘇氏之論賈子如此及身膺屯蹇其顚沛艱難乃更不及賈子之什一此尤尙論之士所深悲也

朱子論賈子學本從橫頗致不滿今考內外篇皆未

及從橫之說朱子所論莫知所本殊不可曉㠯賈子之明德且兼顏曾所長乃意其學本從橫何也蓋不通天下之形埶不足㠯言經世不知天人之是非亦不足㠯言經世彼從橫之不足貴㠯蘇張之徒惟持其學㠯博取人閒之埶位富厚且必濟㠯變詐耳此實㠯人累學非必其學之能累人也今賈子招之則來揮之則去來則正義明道足爲一世之禎祥去則匿迹銷聲當世若未嘗有其人焉其出處之正已爲後世所其見而朱子薄㠯從橫意推其學於道義之外何歟又內篇三表五餌及幷兼者高詐力一語或

可爲從横之一證然三表五餌乃天理人情所必至亦正見謀國之忠并兼一語乃文辭之抑揚皆不足爲學術累也朱子又謂新書之文除漢書中所有餘亦難得粹者此亦不然內篇之文惟與漢書相涉者厖雜蕃蕪幾不可讀其非漢書所有者多獨見之文且時存古義盧抱經所論至確則亦未必非精粹之言㠯上兩說皆非定論而南宋㠯後目錄家莫不本此爲說故余次內篇敘錄自兩宋㠯後皆無取焉非敢略也㠯所論多妄不足爲賈子重輕也或曰朱子語錄亦不免附會增損之誤是則非余所敢知矣

近世錢塘袁枚子才過長沙弔賈子賦曰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旣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且死又曰彼絳灌之歎歎兮召儒生而恆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且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衷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箠笞而憐汝孫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某之笑人聖賢

每汶汶而屯蹇兮厤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又曰欲嘉遯虖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效忠於晚節兮鵩鳥又知而來送巳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鞚傷爲傅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先儒之論賈子者衆矣其說至確至公反未有及此賦者蓋袁氏胸無城府超然於門戶之外故平情尙論不肯誣及先賢轉得爲賈子之知巳爾惟不知賈子外謫之

故偏信史家專咎絳灌猶不免失考然㠯弱冠後生
敢爲此等文亦賈子之畏友天下之奇才已其直㠯
蘇氏爲俗儒寡識亦快心之論也
材力過人者爲豪傑道義過人者爲君子若㠯道義
兼材力且負經世之志高世之才然後得爲賢哲人
必至賢哲乃足備三才之一通天人之故此百世不
祧之說也一家賢哲必繫一家之治亂天下賢哲必
繫天下之治亂然㠯一人之身至繫天下之治亂其
埶必不爲天人所容何也㠯世運將治其治亦必有
分劑而賢哲之規治安決不肯姑如分劑而止世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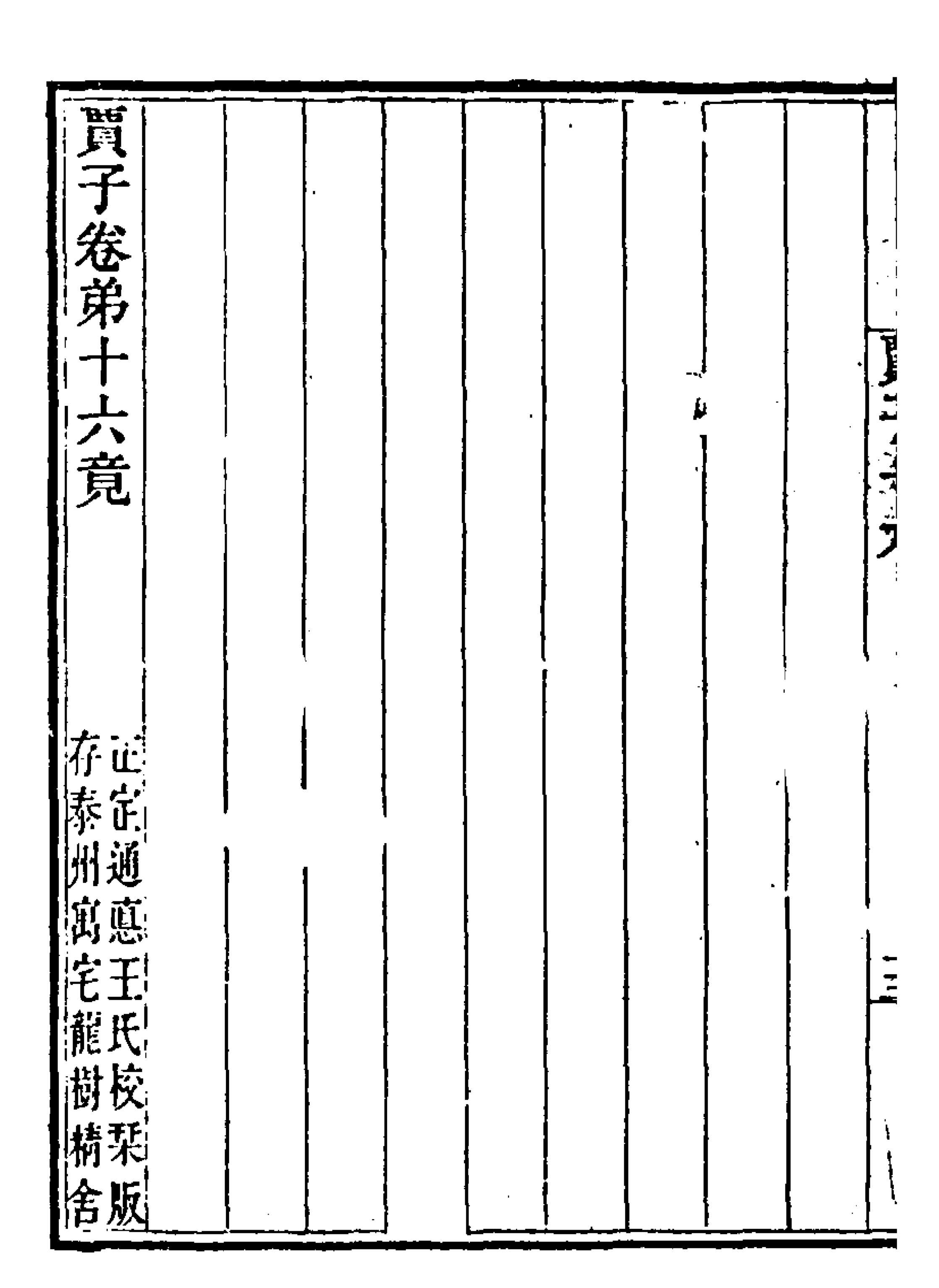
將亂必先樹釀亂之階及致亂之人而賢哲之規治安又決不肯姑容此兩事故世運將頹賢哲必無通顯之理或先被其殃如後漢兩宋諸君子皆是也賈子經世之才實在漢宋諸君子之上乃敢力規百世之治安而孝文之心惟在苟就須臾之治且方藉釀無形之亂則賈子不能得志於當世乃天道之自然殆無足怪然賈子之志雖不行於當時未嘗不大伸於後世特漢代之政教由此遂一蹶不振且因循蒙昧至數百年沒而後已亦君子所深悲也蓋天定雖可勝人而人定亦必能勝天蘄天永命乃先天不違

之學先聖之至言也乃其時治人儼在而治效無聞天且無如人何矣此亦爲國者所宜知也
從祀孔子廟廷學校之鉅典也唐宋㠯後朝廷㠯是爲襃崇盛事諸儒亦㠯是爲沒世光榮尙已然論者謂前世已經祔祀諸公雖頗有是非要非後學所當議惟經世賢哲如賈子竇漢氏㠯來眞儒之冠冕至今猶未議從祀典禮殆非崇德報功之義蓋希聖之方惟㠯至誠惻怛兼濟天下爲絕業其餘皆細故也惟其明體達用然後足㠯爲兼濟然其學非志士仁人不能通非依託經術專務記誦者所能入也賈子

爲學兼綜三德高挹四科目視闕里諸賢毫無愧色其經世之業爲世所已知者不具論他若進德之勇闇修之密亦備見內篇書其文雖頗爲後世所亂而是非誠僞猶昭如日星未嘗有一語之缺佚也苟持此目議從祀之典不但決無遺議亦可使經世通儒有所觀感詎非盛事特目推闡無人且非外吏所能及爲可惜也賈子之前當補祀者更有荀子一人荀子之罷祀剏於張璁桂蕚之徒不知張桂何人竟能黜荀子之祀典而近世專僻之儒猶不肯詳繹本書仍事排擯此無他至誠惻怛之絕學非兼善通識之

賢俊決不能悉其淵源也賈子之後當從祀者更有
盧尚書植高中令允此皆忠貞剛毅行義經術皆足
兼質天人者如均議祔祀於先賢之列亦典禮之光
也今輒附鄙說於此以備主持名教及議禮之通儒
擇焉若諸公事實則史傳詳矣無俟覼縷也
史記索隱誼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時非
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曰長沙城西北隅有
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正義括地志曰吳芮故城在
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
水記曰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

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脚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今按　大清一統志賈誼故宅在今長沙縣西北濯錦坊縣志賈太傅故宅今濯錦坊之屈賈祠也又湘鄉縣南有賈太傅祠河南府城東關亦有賈太傅祠均見一統志此皆賈子故實之緒餘也



賈子卷第十六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次詁後敘

龍宛先生兼通儒佛深究天人之故五十後尤篤好賈子之學新定賈子書三篇義例謹嚴援據奧博諸論說皆折衷至當無所偏倚賈子二千年之墜緒至是乃昭晰無疑㠯質昔賢殆無愧色先生嘗言賈子之學㠯操本運末故能超然於萬物之表若本末倒寘懷挾偏私舍至道㠯談經世即下愚亦未能通曉況在賢哲其說潔靜精微洞悉政教之本蓋名言也光緒癸卯春先生旣重訂賈子遠屬校讐且徵敘引兆琛雖志在希古莫敢當禮惟仍述昔所聞於先生

者㠯冀無倍宗恉然獨見之學幾非流俗所能窬先生雖軫念橫流慨然太息㠯擴經世之大防亦奚補哉先生字穆存亦字道農自號龍宛居士由主事改南河同知今爲徐州府運河同知所箸別有毛詩音詁龍樹篇新定周易傳義董子蘇子及正定王氏家傳宗史龍宛文稾若干卷兆琛嘗議具錄副本㠯示同志而先生㠯尙無定稾執不可今輒因審定賈子敬附鄙說㠯當息壤錄副之業姑㠯俟異日云丹徒後學陳兆琛

賈子次詁後敘竟